

文言与现代汉语复合词

卜师霞, 张素凤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 由于汉语“言文脱节”的独特发展历程, 使文言从两个途径进入现代汉语: 一是历时顺序的承袭; 二是共时层面的横向进入。因此, 只有对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文言词汇语义成分进行分析梳理, 从历史文献中探求语素与词形成发展的脉络, 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分析现代汉语复合词的结构、意义以及理据。

[关键词] 文言; 现代汉语; 复合词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07)01-0061-03

Classical Chinese and Compound Word of Modern Chinese

BU Shi-xia, ZHANG Su-feng

(Center for Chinese Folklore and Ancient Writ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is divorced from colloquialism. So it made classical Chinese influence modern Chinese through two ways: One is synchronic influence; the other is diachronic inheritance. Therefore, we must analyze seriously lexical semantic of classic Chinese in modern Chinese compound words, study the history of word and morpheme in classic written language. Only do these can we acknowledge seriously the instruction, meaning and motivation of compound word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Classical Chinese; compound word; modern Chinese

一、引言

王宁先生指出, 词汇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三条重要的规律: 累积率、区别率和协同率^[1]。其中累积率是指词汇的增长不是以新旧交替的形式发展的, 而是以新旧并存的方式积累下来的, 新词新义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词旧义的消亡。累积率表现了词汇在发展过程中不同于语法、语音的独特性。如此, 我们有必要对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文言词汇语义成分进行分析梳理, 从历史文献中探求语素与词形成发展的脉络, 以便更透彻地理解分析复合词的结构、意义以及理据。

二、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与文言的密切关联

自文字产生后, 语言由于载体的不同便有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别。用有声语言表达的我们称之为口语, 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我们称之为书面语。由于语言的发展, 书面语和口语已经拥有了更新的内涵。成为从语言特征出发划分出来的两种功

能语体类别, 即雅俗之分。前者重典雅规范, 后者重通俗生动。

在书面语和口语划分的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更清晰的体会文言与白话的内涵。从载体上来说两者都属于古代书面语, 因为它们均是以文献的方式保留下来的。从语体上说,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 并为历代文人所模仿的一种特殊汉语书面语系统; 白话则是唐宋以后产生的和当时的口语较为接近的书面语。差别在于它们并存时和当时口语的远近程度。因此, 文言属于书面语体, 白话则近于口语语体。

应该说在汉字产生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 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并不明显, 直到东汉以后, 才逐渐拉开了距离。一方面, 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另一方面, 仿古的书面语仍旧沿袭着先秦两汉的语言而持久不变。这种现象的产生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首先, 儒家经典传播的权威性使中国学术重师承, 圣贤之书不可动一字, 故后来者力求维护师说; 其次, 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决定了书面语的不变性^[2]。胡适在

《白话文学史》中说：“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3](p.3)}“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两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3](p.3)}。而这种历久不变的书面语即我们后来所谓的文言。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原因，才使文言能够“高踞其位，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就形成相当协调的一统”^{[3](p.1)}。

文言稳固和持久的地位使得汉语口语在历时的发展中，始终伴随着一条与自己平行而又极为不同书面语的纵线。这必然使两者相互影响。从文言发展的实际面貌来看，清代的文言作品和先秦的文献语言相比，差别并不明显，可见文言受白话的影响之小。相反，文言在影响白话上却存在着几个优势。首先，文言既是读书人阅读经典的工具，也是读书人作文科考的工具，在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文化生活中占重要的位置。作为耳濡目染的书面语，文言词汇一定会影响到这部分人的口语。而且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他们的文化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其他角落。“无数官吏与文人已经产生了巩固的文言语感。随着语感，他们把文言词汇自觉与不自觉地带进了历代口语，当然也带进了唐代就已经比较成熟的白话书面语”^[4]。其次，文言作为文献语言，已经成了文化的载体，这使它在流传上，具有着某种超方言性。这些影响，造成了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依旧保留着大量的文言成分。可以说文言成分是从两个途径进入现代汉语的：一是按历时的顺序承袭；一是由于历代宫廷与文人的书面语模仿文言，他们自身较强的文言语感将文言成分带入了历代的白话作品和口语之中，从而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后一种是横向直接进入，不会产生更多的变异，因而影响更为强烈。

文言词汇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以复合词为主。两种词汇体系的差异使文言词在进入现代汉语中时常常不是以词的身份进入，而是以语素的身份进入现代汉语复合词系统中。因此，可以说文言与现代汉语复合词的联系更为密切。

三、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中大量文言成分存在的语言事实

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大量语言事实也能够证实文言和现代汉语复合词的密切关系。

首先，由文言进入现代汉语的词和由白话进入的词在使用功能上常常形成互补分布。后者一般能够单用，活动较为灵活，但构词能力较低；前者独立能力较差，但构词能力相对较强。例如：“视”和“看”。前者属于由文言进入的语素，后者是由白话进入的语素。“视”不能单用，“看”单用；“视”构词量高，在现代汉语中可以

构成50个复合词，如“凝视”“远视”等，“看”构成的复合词为35例，如“看好”“看破”等。而且由于两者形成的历史时代不同，在构词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看”可以构成动补式结构“看穿、看破”等，而以“视”构成的复合词中则没有构成动补式的复合词。这应该是和“看”产生的时代相关，“看”从《韩非子》始见到六朝发育成熟……在这段时间里，“看”一定活在口语中的，到了魏晋之后，它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5](p.402)}而蒋绍愚先生认为：“总的来说，动补式是在南北朝时产生的。”^{[6](p.261)}就是说，“看”迅速发展的时代正是动补式产生的时代，这也是“视”与“看”在动补式构词方式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看”与“视”在语体色彩上也存在差异。前者常用于口语并且单独使用，后者常和其他语素结合成词后使用，书面色彩较浓。

其次，现代汉语中有一部分复合词在文言中就已经凝固成词，或者在文言中常常作为词组连用，而在后代凝结成复合词。这些直接来源于文言的复合词，已完全被现代汉语吸收。但是，如探讨这一部分词合成的理据和词汇化的语义机制，分析其词义引申的轨迹以及感情色彩的形成，则必须利用训诂材料和上古文献，准确地把握两个语素的意义特征，才能够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对现代汉语的复合词发展的某一侧面做出解释。例如：“偏袒”原指解衣袒露一臂。《战国策·燕策三》：“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后来，由于汉时吕后死，太尉周勃入北军，传令军中，助吕氏的右袒，助刘氏的左袒，军中将士都袒露左臂，于是周率兵尽杀吕党。后遂以双方相争、袒护一方为偏袒。因此，偏袒的词义发展是和历史文化相关的。而且在现代汉语中，“袒”还可以构成“袒护”一词。这说明“袒”作为构词语素，已经具有了“偏向一方”的意义。这正是由于词的意义影响到语素意义的例证。而同时，新的语素意义产生又会使词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和重新分析。因为既然“袒”已经产生了“偏向一方”的意义，那么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中“偏袒”的内部结构就应该为并列式。

另外，现代汉语复合词中两个语素义之间的相互选择的原因，即合成理据的分析常常和构词语素的古义特征密切相关。例如，“权衡”作为复合词，是一个并列结构，是从衡量工具引申为表示“衡量”的含义。但是，由于“权”和“衡”各自的语义特点不同，使它们所构成的复合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表示称量工具时，“权”和“衡”浑言可泛指“秤”，析言则“权”指“称锤”，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秤砣”或“砝码”。如《礼记·大传》：“立权度量。”孔颖达疏：“权，谓称锤。”《论语·尧曰》：“谨权量。”朱熹

集注：“权，称锤也。”“衡”指作为平衡作用的“秤杆”。《庄子·胠箧》：“为之权衡以称之。”成玄英疏：“衡，称梁也，所以平物轻重也。”《书·舜典》：“同律度量衡”。孔颖达疏：“权、衡一物。衡，平也；权，重也。称上谓之衡；称錘谓之权。”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它们在词义的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由于“称锤”在衡量物体时是轻重的标志，因此“权”的词义引申后可组成“权势”、“权力”、“权柄”等复合词；而且由于“称锤”是随着物体的轻重而变化的，因此“权”又有了“权变”、“权诈”之义。而“衡”主要是起平衡作用了，因此“衡”在这个意义上保留在双音构词中，如“均衡”、“平衡”、“抗衡”等。

此外，大量的文言单音词常常作为语素存留在现代汉语双音词中，并以此方式保留了其在文言中的词义。这些可以分成两部分：一类是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了独立活动的的能力，只作为构词语素而存在；另一类是在现代汉语中虽可单用，但单用的义项和作为构词语素的义项有所不同，而作为构词语素的义项中往往保留了其上古的词义。例如：“企”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能单独使用，但还可以构成“企及、企慕、企盼、企求、企图、企望”等双音词，在这些双音词中，“企”采用的意义仍然是先秦时期的意义。《说文》：“企，举踵也。”即“翘起脚后跟”。“企”又作“跂”，《集韵》：“企，……或作跂”。《荀子·劝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因此，“企”和“望”放在句中，最初“企”是“望”的一种方式。《后汉书·陈蕃传》：“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企及”指“翘着脚才能够到”，“企”同样的是“及”的方式。由于这种方式表达了“望”的急切和“及”的方式。因此“企”的词义发生泛化，它带有了某种程度性，表示了后边修饰语的程度之深。因此，“企及”表示的是“很难到达的”；“企望”表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非常希望”；“企盼”表示“急切的盼望”；“企求”表示“非常想得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企”的解释为“抬起脚后跟站着，今用为盼望的意思”^[7](p.1074)。应该说，《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不确，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没有从“企”的古义以及最初的用法出发而造成了理解的偏误，误把偏正结构中语素的含义放在了偏语素上。这种错误理解也会导致对整个双音词的解释发生偏差，如“企及”《现代汉语词典》：“盼望达到；希望赶上。”但实际上“企及”并不包含盼望义，而应训为“很难达到”，因此“企及”常见的用法“难以企及”、“无法企及”，均表示到达点难上加难。

四、余论

诸如以上所谈到的问题，使我们看到文言词汇和现代汉语复合词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使我们感到在现代汉语复合词的分析中，古今沟通以及利用训诂材料和先秦文献的重要性。这些都促使我们致力于研究文言的词汇语义在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积淀情况，以及在现代汉语复合词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准确地把握复合词的意义和文化内涵，解释其语法结构上的差异。

[参 考 文 献]

- [1]王宁. 汉语词源与古韵研究[R].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 2006, 4-16.
- [2]王宁. 谈文言与白话的关系[R]. 北京师范大学院讲座, 2006, 4-16.
- [3]胡适. 白话文学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4]张中行. 文言津逮[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 [5]张永言, 汪维辉.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 中国语文, 1995, (6).
- [6]蒋绍愚. 动结式产生的时代[A]. 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7]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责任编辑 陈 默]